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证道学（Theosophy）是一种宗教吗？



海伦娜·布拉瓦茨基

初稿翻译：徐子宸 精翻校对：杜巍巍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前言

这篇文章的内容最初出现于 1888 年 11 月的路西法期刊 (Lucifer) 中，作为开篇社论。

由于当时证道学者们之间的意见分歧，造成了各种争吵，证道学以及传播其教义的学会遭受到了许多嘲笑。此外，由于人性的弱点，我们总是将探究精神转变为单纯的信仰，一些证道学学生中涌现出了一种伪宗教科学的态度，即出现了“我们无所不知，我们是被救赎和被拣选的人”这样的理念。为了消除这些，恢复工作者的团结精神，以及恢复学生之间开放思维性的真诚探究，H.P. 布拉瓦茨基撰写了这篇令人难忘的文章。

它的事实与诉求在今天看来也与当时同样真实，甚至要比 1888 年更加适用；因为高尚的科学和哲学已经退化，被当作是证道学的东西，展示出一种幼稚的神秘主义、高度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布拉瓦茨基夫人提及了印度，因为当时（1888 年）的印度显露了证道学努力的一些成果。唉！自从她去世以来，也许证道学的名号在没有一个国家会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概被如此卑鄙地贬低，证道学的教义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如同自然界发生的所有事件一样），形势正在进行周期性调整。

需要读者认真关注的一些主题是：

1. 证道学不是一种宗教。
2. 所有的宗教既是虚假的也是真实的。
3. 通灵学的现状和它应该是什么。
4. 宗教与科学是可以被调和的。

孟买

1930. 4. 26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证道学是一种宗教吗？

“宗教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好的盔甲，
但它却是最糟糕的斗篷。”

——John Bunyan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本世纪，在任何程度上都没有一个思潮象证道学一样被如此严重地，如此荒谬地被误解，或者说，被严重偏离的了——这不光是它在理论上的道德准则，还是它的客观表达：以及以之命名的学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的领导班子和成员通过或多或少地抗议，反对把证道学看作是一种“宗教”以及证道学会是一种“教会”或“宗教团体”这样的理念。更糟糕的是，它还经常被说成是一个“新教派”！这是一种顽固的偏见？一种错误？还是两者都是？我想最有可能的是这既是偏见又是错误。最狭隘的人，哪怕是臭名昭著的不公之人，仍然需要一个合理的托词，需要一个钉子，把他们不善的微言细论和无辜诽谤的说辞挂在上面。为此，有什么钉子会比“主义”（ism）或“教派”（sect）更坚实和方便呢？可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证道学既不是“主义”，也不是“教派”。对有些人，“主义”或者“教派”很适合他们，他们假装不知道它的虚假性。但也有其他人，许多或多或少友好的人，在同样的错觉下真诚地工作。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说：到目前为止，世界已经被教条式信念全面诅咒了，它消灭智能，为什么要再加一个新的信仰！太多的人戴着他们的信仰，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只是像他戴的帽子一样是个时尚”，会随着下一个时尚不断变化。此外，证道学学会存在的理由，从一开始就是对教条或任何基于盲目信仰的信念发出的强烈的抗议，并带领一场公开的与之对抗的战役。

下面的话或许听起来很古怪，也自相矛盾，但可以说，迄今为止，最合适的证道工作者，即最为专心致志的成员是那些从不可知论者（agnostics）甚至是唯物主义者（materialists）的行列中吸引来的。在盲目相信“神谕”的人中，永远找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不到真正的、真诚的真理探索者，哪怕他们被宣称来自真主、梵天或耶和华，或他们的古兰经、往世书和圣经。因为：

“信仰不是理性的劳作，而是理性之休眠”

一个信仰自己的宗教的人，会把其他所有人的宗教视为谎言，并基于同样的信仰而憎恨其他宗教。它束缚了理性并使我们对自己特定信仰之外的任何事物的认识完全模糊，一般的所谓的信仰根本就不是信仰，而是一种暂时的信念，是我们在生命的某个特定时期所做的妄想。此外，在柯勒律治（Coleridge）将这样的信仰巧妙地定义为“没有原则的信仰不过是故意的积极或狂热的身体感觉的一个谄媚的代名词”。

那么，什么是证道学？在十九世纪的最后阶段，它的最新表现形式又该如何定义呢？

我们说，证道学不是一种宗教。

然而，每个人都知道，某些哲学的、宗教的和科学的信念，近年来已经与“证道学（Theosophy）”这个词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它们已经被公众认为是证道学本身。此外，这些信念是由那些宣布“证道学不是一种宗教”的创立者提出、解释和捍卫的。那么对这种明显的矛盾该如何解释呢？我们被如是问到：如果证道学不是一个宗教，那么这些信念和教导，这套复杂的教义，怎么会被贴上“证道学”的标签，并被十分之九的证道学会成员默许为“证道学”呢？

解释这一点是此次声明的目的。

首先，也许有必要说，“证道学不是一种宗教”的宣言并不排除“证道学就是宗教”这一事实本身。一个真正和唯一正确的意义上的宗教，是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纽带，而不是一套特定的教条和信仰。而“宗教”本身，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不仅是将所有的人，而且是将整个宇宙中的所有生灵和所有事物结合成一个宏大的整体。这是证道学对“宗教”的定义；但这个定义随着每个信仰和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甚至没有两个基督徒认为它是相同的。我们在不止一位杰出的作者身上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发现了这一点。因此，卡莱尔（Carlyle）在他的时代对新教（Protestant Religion）的定义，以非凡的预言性预见今天的日益增长的宗教感：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种明智的、审慎的感情，仅仅建立在算计的基础上；就像当今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样，是一个权宜之计和实用的问题；人用一些较小数量的世俗享受可以换取更大数量的天国享受。因此，宗教也是利益，是为薪酬而工作；不是崇敬，而是庸俗的希望或恐惧。”

斯托夫人（Mrs. Stowe），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似乎头脑中装着罗马天主教而不是新教，在谈到她的女主人公时说：

“她把宗教看成是一张门票（购买并支付了正确数量的赎罪券），一旦购买并妥善放在口袋里，就可以在天国的大门口出示，从而确保进入天堂.....。”

但是，对于那些不接受他人替罪、不接受通过无辜的流血获得救赎的证道人（这里指的是真正的证道学学者）来说，他们不是在一个普世宗教中“为薪酬而工作”，他们唯一可以认同并完全接受的定义是米勒（Miller）给出的定义。他是多么真实地，并且证道性地指出：

“....真正的宗教
总是温和的、有利的和谦逊的
不演暴君的角色，不通过流血来建立
她的战车所经之地也不带来毁灭
而是俯身去擦拭，去救助，去补救
把她的宏伟建立在公众利益之上”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以上是对真正的证道学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正确定义。（在各种信条中，只有佛教是这种真正的连接心灵和连接人的哲学，因为它不是教条式的宗教）。从这个角度，由于接受和实践这些原则是每个真正的证道人的责任和任务，证道学是“万教之宗”（RELIGION），而学会是一个普世教会（Universal Church）；是一个在建的所罗门智慧圣殿¹，“在建造殿堂时，听不到锤子、斧头或任何铁器的声音”（I. Kings, vi.）因为这座“圣殿”不是人力所为，也不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建造的，而是真的只在人类内心最深处升起，那里是觉醒的灵魂的领地。

因此，我们说，证道学不是一种宗教，而是宗教本身，是合一的纽带，它是如此的普世，它包罗万象，以至于没有人，没有任何东西——从神和凡人到动物、草叶和原子——可以在它的光芒之外。因此，任何有这个组织的组织或机构都必须是一个普世的兄弟会（UNIVERSAL BROTHERHOOD）。

如果不是这样，证道学不过是其他数百个听起来很高大上、很空洞的词之外的另一个词而已。作为一种哲学，证道学在其实际工作中是中世纪炼金术士的蒸馏瓶（alembic）。它将每一种仪式和教条主义信条（包括基督教）的表面上的贱金属转化为事实和真理的黄金，从而真正产生了一种治疗人类疾病的普世灵药。这就是为什么在申请加入证道学会时，不问任何人他属于什么宗教，也不问他的神学观点是什么。这些观点是属于他个人，与学会无关。因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不可知论者还是唯物主义者，甚至无神论者都可以践行证道学，只要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偏执的狂热分子，拒绝承认他自己的特殊的信念或信仰之外的任何人是他的兄弟。列夫-N-托尔斯泰伯爵不相信《圣经》、教会或基督的神性；然而，没有一个基督徒在实际执行基督的《山顶宝训》方面超过了他。而这些原则就是证道学的原则；并不是因为它们基督教的基督所说，而是因为它们普世的伦理，由佛陀、孔子、克里希纳和所有伟大的圣人在《山顶宝训》写成之

¹ 顺便说一下，所罗门的 700 个妻子和 300 个妾只是人的属性、情感、激情和各种神秘力量的人格话：卡巴拉数字 7 和 3 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此外，所罗门本身就是 SOL——“太阳入道者”或“基督——太阳”的象征，是印度“维卡塔纳”（太阳）的变体，被他的入道主礼人维斯瓦卡玛剪掉了他的光束。他剪掉了入道候选人的金色光芒，给他戴上了黑暗、发黑的光环——“荆棘之冠”。（见《秘密教义》的完整解释。所罗门从来没有此人。正如《列王纪》中所描述的那样，他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个关于对入道所经的考验和荣耀的寓言。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前几千年就在宣扬。因此，一旦我们实践了这样的证道学，它就会成为一种普世的灵丹妙药，因为它可以治愈恶劣粗暴的教会式的“主义”在每个自然具有宗教本质的敏感灵魂上所造成的创伤。其中有多少人，被失望本能的冲动从盲目信仰的狭窄区域推到贫瘠的怀疑论行列中，但通过加入我们天下一家的组织，找回了那充满希望的愿景——虽然这个组织并不完美。

如果有人反驳说，几位著名的成员对证道学感到失望而离开了学会。他们离开证道学学会就像他们以前离开其他组织一样，这丝毫不能使我们感到沮丧。因为除了极少的例外，在学会的早期阶段，有一些人因为在外部学校没有找到他们所理解的神秘主义而离开，或者因为“领导人缺乏灵性”，于是说他们“不符合证道学，因此，不忠于法则”。你看，大多数人离开是因为他们不是半信半疑就是太自以为是——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教会和绝对无误的教条。有些人离开，也确实是以非常浅显的借口，例如，“因为基督教会（其实说伪基督教会更公正些）在我们的杂志中被粗暴处理”——难道我们对其他狂热的宗教处理需要更友善或维护它们吗！因此，所有离开的人都该离开，而且没有任何可以遗憾的。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离开的人的数量很难与在证道学中找到他们所希望的一切的人的数量相比。证道学的学说，如果认真研究，通过刺激人的推理能力和唤醒有动物之身的人的内在，唤起我们身上每一种迄今为止沉睡的善的力量，同时也唤起我们对真实的和现实的感知，而不是虚假的和不真实的。科学证道学毫不含糊地撕掉了每个古老的宗教经文所披的厚厚的死文字面纱，它是古老的象征主义精华，向嘲笑古老智慧的人揭示了世界信仰和科学的起源。它在僵化的、停滞的和专制的信仰的旧视野之外开辟了新的远景；它把盲目的信仰变成了建立在数学规律上的理性知识，是唯一的精准科学——在更深刻和更哲学的方面向他展示了那些他因为僵化的形式而排斥的，早已被他当作童话故事而抛弃的东西。它为每一个真诚的人提供了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一个为之而活的理想，无论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什么地位，无论他们的文化和智力程度如何。实用证道学不只是一门科学，而是包含了生活中道德和物质领域的每一门科学。简而言之，它可以被公正地视为普世的“指导员”，一个拥有世界性知识和经验的导师，其博学不仅可以帮助和指导他的学生成功通过世俗生活中每一项科学或道德服务的考试，还可以生生世世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适用，如果这些学生是在自己内心研究宇宙及其奥秘，而不是通过正统科学和宗教的视角研究它们。

请读者不要误解以上的陈述。是证道学本身，而不是证道学学会的任何个人成员，甚至是证道人，代表这种普世的全知。证道学和证道学学会 — 作为容器和它所包含的内容，决不能混为一谈。证道学是理想的、神圣的智慧，是完美本身的代名词；学会是可怜的、不完美的东西，试图在尘世运作。人无完人；那么，为什么要期望证道学学会的任何成员成为人类所有美德的典范？为什么整个组织要因某些“会员”甚至领导人的错误（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而受到批评和指责？学会作为一个具体的机构，从来不是毫无指摘 — 出错是人之常情 — 任何成员也是如此。因此，应该指责的是那些成员 —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被证道学引导，那才是该受到责备的。证道学是证道学学会的灵魂；学会是证道学的粗糙和不完美的身体。因此，那些坐在审判席上谈论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的现代评判者，在他们诽谤证道学或任何证道人之前，请先了解两者，而不是无知地称证道学一个是“疯狂信仰的杂耍”，而学会是“冒牌货和疯子的教派”。

撇掉以上不提，证道学被支持者和反对者说成是一种宗教，或者是一个教派。让我们看看各种宗教如何和“宗教”这个词挂钩，以及为什么学会的领导人一直在捍卫证道学不是一种宗教。

我们说过，我们相信自然界的绝对合一性。合一性意味着一个世界中的个体有可能与另一个世界中或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个体发生联系。我们相信这一点。

刚刚出版的《秘密教义》将展示远古以来原始人的先祖导师及其三个早期种族。所有证道学研究者都相信的“智慧宗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所谓的“奥义主义”，或者说是深奥的科学，必须追溯到那些在业力的引导下，化身为我们人类，从而敲响了这门秘密科学的基调的生灵。从那时起，无数代的圣人在每个时代都在扩展这门科学，同时他们通过个人观察和经验来检验其教义。这种知识的大部分 — 没有人能够完全拥有它 — 构成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证道学或“神圣知识”的东西。来自其他更高的世界的生命可能拥有它的全部；而我们只能大致拥有它。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因此，宇宙万物的合一性意味着并证明存在着一种同时具有科学性、哲学性和宗教性的知识，它展示人类和宇宙万物相互联系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因此，这种知识本质上成为万教之宗，并且必须在其完整性和普世性方面被称为智慧宗教。

所有不同的“宗教”（其实是被错误地称为“宗教”）都是从这个智慧宗教中产生的，它们依次形成了分支和支脉，还有所有的小旁枝，都是以个人心理经验为基础，并且总是起源于这些经验。每种宗教或宗教分支，无论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明智的还是愚蠢的，最初都是来自母源的清晰和无杂质的流。尽管每一种宗教都因利益驱动而被纯粹的人类炒作甚至发明所污染，但这并不妨碍任何一种宗教在其早期开始时是纯净的。有一些信念——我们称之为宗教——现在已经被人类因素覆盖得面目全非；还有一些信念刚刚显示出早期衰败的迹象；没有一个信念能逃过时间的手。但每一种宗教都是神圣的，都是因为其自然和真实的起源；拜火教、婆罗门教、佛教和基督教都是如此。正是基督教的教条和人为因素直接导致了现代通灵学（Spiritualism）。

当然，如果我们说现代通灵学本身，如果去掉那些比如对两个小女孩和她们非常不可靠的“灵”的炒作，会比任何教会的教条更真实，更有哲学意义，这种说法会引起双方的反对。狭隘的通灵主义现在正在收割它的报应。它的原创者，来自现代通灵主义的麦加罗切斯特的“两个小女孩”，已经长大成人，变成了老妇人。但她们制造的第一次（灵手）敲击现象已经打开了这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之间的大门。正是在她们“无辜的”见证下，那个复杂的夏日之地（星光界）及其中活跃的，一直在他们的“寂静之地”和我们这个嘈杂人世之间飞来飞去的星光体“灵”，通灵现象才开始并且发展。而现在，现代通灵主义的两位女先知已经变成了自封的使徒，背叛了她们创造的“哲学”，并投靠了敌人。她们揭露并谴责真正的与神圣的灵魂交流是时代的骗局。通灵者——（除了少数公平的例外）——欣喜地站在我们的敌人和诽谤者一边，而这些人从来都不是证道人，他们背叛了我们，并谴责证道学学会创始人**为骗子和冒牌货**。现在，通灵主义的最初“展示者”变成了其“破坏者”，证道学学会的人应该反过来嘲笑他们吗？绝不可能！因为与其他世界交流是事实，而“福克斯女孩”的背叛行为只会让我们对所有灵媒产生新的怜悯，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并在全世界面前证实我们一贯的声明，即不能依赖任何灵媒。没有一个真正的证道学研究者会因为对手的失败而幸灾乐祸，更不会为之欢欣鼓舞。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知道，来自其他更高的世界的生灵在现在和在以前一样，与一些被选中的尘世中的人交流；尽管现在这种情况比以前要少得多，因为人类在每一个文明的世代都变得更糟糕。

欧洲和美国的所有通灵派一听到有人反对说，不是每个所谓的降神会上有智能的灵都是去世的人，就纷纷起来抗议，而证道学并没有对通灵学和这些“灵”板上钉钉。也许有一天会的。现在，本编辑，证道学的一个谦卑的仆人，再次声明她相信有比任何个人的神更伟大、更明智、更高贵，超越了任何“亡灵”、圣徒或有翅膀的天使的生灵，他们在所有和每个时代都屈尊俯就，偶尔借助罕见的敏感人士交流——通常完全与教会，通灵或甚至证道学无关。本编辑相信高尚神圣的灵性存有，她也必然相信他们的对立面——低级的“灵”，它们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有些是中性的。因此，她相信可以通灵和通灵的现象，其中一些现象对她来说是非常令人反感的。

我顺便提一下，只是为了表明证道学应该基于知识和无数世代的经验，在其科学中包括通灵学，而我所指的通灵学不是现在流行的通灵。没有一个真正的宗教不是因为来自更高层面的生命的到访而产生的。

因此，所有的史前宗教以及所有的历史宗教，拜火教和婆罗门教、佛教和基督教、犹太教、诺斯底教和伊斯兰教都是这样产生的；每一个或多或少成功的“主义”都是这样诞生的。所有的基础都是真实的，而所有的表面都是虚假的。启示者是在先知的大脑中留下一部分真理印象的艺术家，在每一个宗教中都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给出了真正的真理；但事实证明，在每一个宗教中，传达的工具只是在人的层次。邀请鲁宾斯坦在一架自行调音的钢琴上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这架钢琴有一半的琴键处于失修状态并且琴弦松动；然后你试试看，尽管有艺术家的天才，你是否能听出这首曲子。这个例子的寓意是，一个人，——即使他是最伟大的灵媒或天生有灵视，也不过是一个人；而任由自己发展和猜测的人，尽管他能捡起真理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的一些碎屑，必然与绝对的真理不合拍。因为人只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内里是个神，但脑袋里装着一个动物的大脑，与地球上的其他人一样更容易受到寒冷和酒气的影响，而不会毫无瑕疵地接受神圣的启示。

因此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教会的教条，还有所谓的一千零一种“哲学”（包括一些矛盾的理论，包括证道学的理论）；以及各种各样的精神的、心理的、基督教的和世俗的“科学”和计划；产生了各种宗派主义和偏执，特别是自中世纪以来几乎每个“创新者”的个人虚荣和自以为是的做法。这些都掩盖了真理本身的存在——即所有宗教的共同根源。我们的批评者会不会认为我们把证道学教义排除在外？一点也不。尽管我们学会一直以来阐述的奥义学说，不是来自某个“未知的、来自上面世界的灵”的思想或精神印象，而是活生生的人给我们的教诲，但是，除了那些智慧真师自己口述和写出来的，这些学说在许多情况下可能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正如我们的反对者希望的那样。《秘密教义》这部作品给出了本世纪可以给出的所有内容，它试图部分地揭示所有大小宗教和哲学的共同基础和传承。我们必须撕掉所有固化的误解和偏见。（a）所有伟大的世界宗教；（b）小教派；以及（c）现在的证道学的主躯干的真理被这些误解和偏见遮盖，我们必须自己用我们有限的知识去清除。谬误的外壳很厚，无论是怎么形成的。正因为我们亲手试着清理一部分谬误，这种努力导致了对所有证道学作者甚至学会的长期指责。在我们的朋友和读者中，很少人不把我们在《证道人》（Theosophist）和《路西法》（Lucifer）中试图揭露错误说成是“对基督教非常不友好的攻击”，“非证道学的攻击”，等等。然而，如果我们希望至少耕耘出近似的真理，这些都是必要的，或者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必须把事情暴露出来，并准备为此向通常一样而受其苦。

如果一面承诺提供真理，然后仅仅因为胆怯而让它与错误混在一起，这是徒劳的。这种做法的结果只能使事实变得浑浊，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经过 12 年的不懈努力和与来自全球四面八方的反对者的斗争，尽管我们有四份证道学月刊——《证道人》、《道路》、《路西法》和法国的《莲花》杂志——我们在这些杂志上的软弱无力的言辞、温驯的抗议，胆怯的声明，我们“不行动的高超政策”，以及在沉闷的玄学的阴影下玩捉迷藏，只导致证道学被视为一种宗教教派。我们一百次地被告知：“证道学有什么好处？”和“看看教会在做什么好事！”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然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人类的道德水平没有丝毫提高，在某些方面，现在比泛神论时代要差十倍。此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当自由思想和科学占了教会的风头时，基督教每年在有教养的阶层中失去的信徒远远多于它在社会底层获得的信徒。而证道学将人们从唯物主义和空白的绝望中带回到了对人的神性自我的信仰（基于逻辑和证据），以及自我的不朽。这些人中不止一个是教会因教条、强加信仰和暴政而失去的。而且，如果证道学只在教会失去的一千人中拯救了一个人，那么证道学难道不是比所有传教士加起来都要高得多的善的因素吗？

证道学，正如其成员和干事们在印刷品和口头上反复声明的那样，与教会所走的路线截然相反；证道学拒绝科学的（唯物的）方法，因为科学的归纳法只能导致粗泛的唯物主义。但是，事实上，证道学声称自己既是“宗教”又是“科学”，因为证道学是两者的精华。正是出于热爱这两个神圣的抽象概念，即证道性的宗教和科学，它的学会成为真正宗教和现代科学的志愿清道夫，也是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贬低这两个崇高的真理，并用暴力将它们分离的人的无情克星。宗教和科学必须合一，证明这一点也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现代唯物主义者坚持认为宗教和科学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指出“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会以后者的胜利和前者的失败而告终。相反，现代证道学研究者拒绝看到任何此类鸿沟。如果教会和科学都声称它们各自追求的是真理，而且只追求真理，那么它们中要么一个是错误的，接受虚假为真理，或者两者都是错误的。任何其他阻碍宗教和科学和解的因素都必须被视为纯粹的虚构。即使是从两个不同的端点探索或追求，真理只有一个。因此，证道学声称要调和宗教和科学的对立。它从一开始就说，真正的灵性和原初的基督教宗教，就像在它之前的其他伟大和更古老的哲学一样，是真理之光，是“人类的生命和光明”。

但真正的科学之光也是真理之光。因此，由于宗教现在被教条所遮蔽，被教会人为制造的迷信所熏染，这道光很难穿透并在科学中遇到它的姊妹光，而科学同样被悖论和这个时代的唯物主义诡计所笼罩。只要宗教哲学与只研究物质和外部的自然的科学（外部自然在哲学上被认为是虚假的）都坚持他们各自的“魅火”的无误性，两者就不可能达成一致。这两盏灯，犯着同样的错误，只能互相熄灭，产生更糟糕的黑暗。然而，它们是可以调和的，条件是二者都要进行内部清理，宗教需清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除时代的人类渣滓，科学需清除现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可怕残余。由于两者都在衰退，最值得做的和最好的事情恰恰是只有证道学能够和将要做的事情：即向被它们所误的无辜的人指出，这两条古老的龙，一条吞噬人的智力，另一条吞噬人的灵魂，它们所谓的鸿沟只是一种视觉错觉；它们之间没有鸿沟，只有两个对手分别建立的巨大的垃圾堆，作为抵挡相互攻击的工事。

因此，如果证道学指出并认真提请世界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所谓分歧，一方面是由于有智能的唯物主义者正确地踢开荒谬的人类教条，另一方面是由于盲目的宗教狂和自利的教会人士，他们不是在捍卫人类的灵魂，只是为了他们个人的面包、黄油和权威而战。只要指出宗教和科学分歧的实质，证道学就足够证明自己是人类的拯救者。

我们希望已经向大家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证道学，以及谁是追求证道学的人。证道学是神圣的科学和道德准则，如此崇高，以至于没有证道人能够真正做到；他们只是虚弱但真诚的人。因此，为什么要因我们 150 个分会的任何领导人或成员的个人缺点来评判证道学？一个人可能会尽其所能地为它工作，但却不能将自己提升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的高度。这是他或她的不幸，绝不是证道学的错，也不是整个学会的错。它的创始人声称，除了第一个启动了证道学之轮的运转外，没有其他功绩。如果要评判他们，必须根据他们所做的工作来评判，而不是根据朋友对他们的看法或反对者对他们的评价。在我们这样的工作中，没有小我的空间；所有人都必须像创始人一样做好准备，如果需要的话，为了人类的利益而粉身碎骨。在不久的将来，当死亡降临在创始人身上，当一切止息时，他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好的和坏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证道学工作才会在后人的天平上被称量。当两个秤盘停止摆动，并且剩下的净结果的特性在其完整的内在价值上对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的时候，才能以类似于公正的方式裁决逝去的人。目前，除印度外，这些结果太过分散在世界各地，太过局限于一小撮人，不容易判断。今天，这些结果很难被察觉，更不用说在我们众多的反对者和他们的模仿者—那些漠不关心的人—所制造的喧嚣和吵闹中更是听不到。然而，无论多么微小，如果一旦被证明是好的，即使是现在，每一个以人类道德进步为己任的人都要为这些结果感谢证道学。由于证道学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是通过其不完美的仆人—“两个创始人”—复兴并带到世界的，如果他们的工作是有用的，那么只有证道学才是他们的辩护人，不管他们现在怎么被世人评论。

—